

试论谭祥的爱情婚姻及其政治角色

□宋青红¹ 汪 洋²

(12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93)

【内容摘要】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三女谭祥,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娴淑敏慧。后经蒋介石与宋美龄介绍,与陈诚一见倾心。陈诚戎马倥偬,无暇顾家,而谭祥多年来对家庭无私付出,相夫教子,孝敬婆婆,深受陈诚敬重,两人情意浓浓,情真意切。谭祥接与陈诚结婚后,既能做好贤内助的本分,深得陈诚的敬重;又能服务社会,参加战时妇女工作,深受军民的尊敬。

【关键词】谭祥,陈诚,贤内助,感情甚笃。

【作者简介】宋青红,史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民国政治与人物研究。

汪 洋,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谭祥(1906-1989),字曼意,湖南茶陵人,父谭延闿^[1],母方氏,兄名伯羽,大姐淑,二姐静。谭祥“幼习礼则,娴淑敏慧,庭训趋承,亲炙教诲,年甫十三,即遭母丧之痛,课业之余,兼持家务,并照顾弱小弟妹”。谭祥毕业于上海圣玛莉亚女子学校,“接受时代教育,吸取新知,学贯中西,识见宏远”。学成后,初在上海智仁勇女校教英语,由于受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器重,聘其在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任教^[2]。

陈诚(1898-1965年),字辞修,别号石叟,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人,“追随蒋公,东征北伐,驰骋疆场,迭奏肤功”,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3]。1930年,谭祥父亲谭延闿患脑溢血病故,嘱托蒋介石和宋美

龄,为其物色才识卓越、前途远大的乘龙快婿^[4]。蒋宋“欣然从中介绍”,撮合了这段姻缘。1931年1月24日陈诚与谭祥在蒋介石家中见面,很快即订婚^[5]。陈诚对谭祥,可谓是一见倾心,不仅为谭祥落落大方的风度和知书达礼的气质所折服,更为蒋宋亲自出马充当介绍人而受宠若惊,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蒋宋美意。然而,由于多事之秋,再加之陈诚军务繁忙,陈谭婚礼多次延迟,最终于1932年元旦举行了婚礼。

对于陈诚与谭祥的这段婚恋,有人说陈诚“系攀龙附凤”^[6],而后人干脆以“政治婚姻”命之,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为拉拢陈诚,以其干女儿谭祥笼络之^[7]。事实上,不管谭祥的政治背景对于陈谭结合的影响有多大,也无论蒋宋在其中的角色有

多重要,陈谭二人后来的感情非常融洽,可谓是珠联璧合、情真意切。对于陈谭之恋及其二人夫妻关系,学界尚未有专门予以探讨,本文拟从陈诚家书透视其夫人谭祥,探讨其二人情爱关系,并考察以谭祥为代表的国民党要员夫人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等问题。

一、郎情妾意

1931年1月24日,蒋介石、宋美龄介绍陈诚与谭祥见面后,谭祥对陈诚的翩翩风度和军阶、战功,亦极仰慕,可谓一见钟情。自此以后,两人书信往返,电话不断。身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陈诚多次参与红军围剿。是年3月31日,陈诚安抵武汉,次日写信给谭祥,将其近期所拟“告士兵文”录于信后,“希谅而教之”^[8]。4月7日陈诚将已印妥的“告士兵文”奉寄谭祥过目^[9]。陈诚希望能与谭祥交流思想,而谭祥逐渐成为陈诚军旅生涯一个重要的情感寄托和倾诉对象。陈谭之间亦良师亦诤友,相互交流心得,感情非常和睦。

1931年4月6日在武汉,陈诚致函谭祥,称赞谭祥提倡国货的爱国热忱,关心其病体恢复情况,陈诚称:“我希望能给你一点空闲的时间来休养,曼意我几乎时时为你作这样的祈祷。”“回忆在京得聆教论,至今犹觉有余味。尚祈时惠佳音,相濡以沫。”^[10]恋人之间的思念与爱慕溢于言表。4月10日,在武汉,陈诚思恋着远方的佳人,感叹着天气的美好,而自己“没有同游的伙伴”^[11],盼望能与谭

祥相伴同游。到了19日,陈诚还在信中念叨“终以未得谗知偕游纒结”^[12]。信函中透露,陈诚没能与恋人谭祥同游同处,无限的惆怅与感慨。

1931年5月28日陈诚接到何应钦来电,催促赴赣商讨剿共大计。此时的陈诚在给谭祥的信中,仍透露着对其眷恋与浓情。陈诚写道:“此时‘我们的爱正在蓬勃的发生’,接着,陈诚强调:‘我们应该努力我们新生活的发现,我们的爱 and 一切当然不能容第三者参与,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并不许——不应对第三者讲爱、求爱和恋爱。至于朋友通信,当然只能限于有事情,而绝对不可及其他。所谓——情——爱——曼意我还要用声明一下,并不是我一定要和她们通信,如果遇到有特别的事情,就是你同男人通信,我认为也是应该的。总之,你的人格可以做我俩一切的保障。我们走我们应走的人生的路。”^[13]信中,陈诚以人格作为爱情的保障以示其对爱情的忠贞,也透露着陈诚对爱情的看法,并希望与谭祥共鸣。

1931年7月9日,陈诚自苏区回江西南丰见到蒋介石,修书与谭祥,表达思念与歉意:“整整十天未接来书,我也有一个礼拜未修书问好,既歉且念。”^[14]虽然“连日行军,沿途均不能寄信”^[15],但陈诚对于多日未与谭祥通信表示歉意。时隔两人第一次见面半年左右,陈诚与谭祥正是热恋中的情侣的语言和表达,陈诚对谭祥敬而爱之。

1931年7月13日陈诚抵江西广昌,自6月29日至7月15日十六天中未接到

谭祥来函,陈诚表示:唯有“对视吾爱之相片以自慰耳”^[16]。9月18日在吉安,陈诚给谭祥寄去“在匪区内及回吉安后所摄相片四十张”,以慰相思。9月25日,陈诚在信中写道:“曼意,你送我许多东西,我最喜欢的要算是皮夹,我并不喜欢它可以放钞票或大洋,而是喜欢它可以放我爱的相片。每天放身上,晚上放在枕边,伴著睡觉。所以你的相片,到现在还是同新寄来的时候一样,但是回想我并没有可以慰我妹的东西,就感觉我的心甚不安。”^[17]

1931年10月10日,陈诚在信中写道:“前晚在上海,你的种种实使我生敬,但我的一切只有请你原谅。”^[18]10月17日,“虽然每天事忙,总以不能与妹在一处为念”^[19]。10月20日,“真奇怪,每晚梦同妹在一处。尤其昨晚,梦与妹行结婚礼,妹亦有所梦乎”“我相信我多写一封信,总可以使吾妹多得一点安慰”^[20]。陈谭二人感情并没有因为婚礼的延期而淡漠,相反陈诚对谭祥更为温柔、体贴,陈谭二人更显儿女情长。

二、陈谭婚礼

随着相处的时间渐多,陈诚在给谭祥的通信中多次谈及婚礼的仪式。陈诚主张婚礼越简单越好。如1931年9月25日,陈诚在信中表示:“对于结婚仪式,愈简略愈好,过于繁华,受人批评,歹不值得。且当此天灾人祸,更不可过于铺张。尤其中国人之旧习气旧风俗,我等须设法转移为要。我相信在我俩之地位言,愈节朴,愈简

单,愈被重视也。对于房屋,如因你嫁妆多,非有不可,我宁不愿你多有嫁妆。我已屡次同你说过的,千万不要多置。”^[21]当日,陈诚再次致信谭祥,强调:“我总以为在此内乱外侮,天灾人祸,民无死所的时候,我们还是愈简单愈好,宁可叫少数不得我俩喜酒吃的人责备,不愿令天下的人来批评我们。”^[22]陈诚对于婚礼一再主张简单、朴实,不可过于铺张,免受外人指责,也希望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1931年9月25日,陈诚在信中表示,如无特别情形,决定于10月10日举行婚礼,10月11日宴请蒋介石、宋美龄及各部院长、各高级机关人员,12日宴请亲友^[23]。然而结婚日期一再延宕。1931年10月10日是最初预定的结婚日子,然而婚期“因倭寇入寇而改期”^[24]。“九一八事变”,日本发起对东三省的军事侵略,身为军官的陈诚,与谭祥的婚礼最初改在10月30日。

然而,由于时间紧迫,婚礼不得不再次延期。10月21日,陈诚在信中与谭祥商量:“我俩结婚的日期请你决定好了,本月三十日已经来不及了,能够在下月我是同意的。”^[25]次日,陈诚进一步表示:“我俩的结婚日期,真成了问题,昨天的日期已经过去,元月十三日还早得很,还是改在十一、十二月间如何?我的意思决定在十一月底为好,此时只要日本鬼子不胡闹,我一定可以有空回京。”^[26]陈谭的婚期由1931年10月10日改在了10月30日,之后又改到了11月份。

由于婚期一再推迟,到了11月1日,

陈诚心里未免惆怅和担忧起来：我俩结婚日期，我的意思不管得许多，随时均可以结婚，但事实上告诉我们，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要择定一个日期。已曾定过几个日期，还是做不到，这实在感觉到有些困难，尤其是我现在吉安，消息闭塞，不晓得时局情形如何。再加上这位媒人不通气，还有免不了的社会许多习气。在我俩固然愈简单愈快愈好，但是我一点主张也没有，这并不是我没有勇气，实在觉得太无谓。我们的目的在结婚，而有许多的麻烦，真不知何苦呢？我现在心上很乱，我不愿多写了。^{〔27〕}从这一段叙述来看，由于婚期一再推迟，陈诚难免有点心绪不定。11月3日，陈诚再次致信谭祥，询问“可否在元旦结婚？”^{〔28〕}

尽管婚期一拖再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谭祥之间的情感得到逐渐加深。1931年11月17日，陈诚抵南京，时值国民党四中全会开会期间，陈诚写道：“此次来京，决不参加四中全会，实专为视吾妹而来，不意吾妹仍在上海，殊觉怅然。”^{〔29〕}12月2日，陈诚在芜湖船上回想起谭祥，写道：“回想到前次吾爱送我上船，及与友人谈天的情形，不觉今昔之感。”^{〔30〕}婚前的陈谭，聚少离多，书信往来频繁，字里行间透露的是浓浓的情意。陈谭两人为婚礼的一再延期，为婚姻的礼节等问题经常鱼雁传书。

一年的相识相知，陈诚与谭祥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举行婚礼^{〔31〕}。婚礼有宋美龄、蒋介石等人见证，陈谭婚后赴杭州小住^{〔32〕}，二人开始了甜蜜的婚姻生活。

三、婚姻甜蜜

婚后，陈诚与谭祥也是时常离别，但两人书信往来不断。1932年5月22日，陈诚给谭祥的信，汇报其在江西吉安的军旅生活：“时光真快，惜因职务在身，不能伴吾妹也。我于前日六时抵吉，当即电告，谅有阅及。久离部队文电堆积颇多，刻已清理妥当矣。连日天热，想及南昌住房，又为吾妹急矣。我昨今两日均行午睡，甚适意。惟每一睡下，即不想起来，亦不能起来，如同我在南昌时，视妹早起之情境也，一笑。”^{〔33〕}虽然身在吉安，但心系妻子，陈诚怀念在南昌与谭祥共处的日子。

身为国民党军政官员的陈诚，长期的军旅生活，养儿育女的责任多落在了谭祥身上。然而二人之间感情真挚和谐。1934年2月12日，陈诚致谭祥：“此次买来糖果过多，兹检四种较好者，交韩科长文源回后方便带回吾妹，即作妹生辰之礼品可也。物虽不贵，然在匪区内此种物品绝不易得，亦无他物可送。”^{〔34〕}而谭祥也给陈诚寄了“衣箱一只，食物一簋”，给远在江西的陈诚^{〔35〕}。

1935年9月16日，陈诚致信谭祥，称：“惟现在的女子实在可怕，或助丈夫作恶，或使丈夫作恶，或自己直接作恶，比比皆是也。妹可自负，我亦敢自信，我的眼光不差。”^{〔36〕}在陈诚的眼中，谭祥知书达礼，知性亦理性。1932年5月28日，陈诚在信中提到：“妹为军人不平，实无异为我不平。”^{〔37〕}通过这封信函，我们得以窥探在谭祥给陈诚的信中，写满了对丈夫的关

心与体贴。

事实上,谭祥自始至终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对丈夫陈诚关爱有加。1961年8月22日,谭祥得知香港已有霍乱,致信陈诚叮嘱“请打一针为要”^[38]。简单的一句叮嘱,透露着对夫君的关切之情。1961年9月5日,谭祥致信陈诚:“霍乱来美前你未打,你打的是防感冒的针,你一定弄错了……不妨打一次好些。”^[39]同日,谭祥对陈诚身体状况十分关切和担心:“听说抽烟抽得太多,我想你自己要自己看重自己。你此次瘦了不少,只有一百二十磅,再加上烟,更不易恢复了”^[40]。从这些书信,可见谭祥对陈诚关怀备至。

陈谭婚后不久,谭祥即怀孕在身,此时的陈诚对谭祥仍倍加关怀。1932年5月25日,陈诚写道:“江西天气时热时冷,实在讨厌,此种天气不但使人疲乏,且易发病。”陈诚望在南昌的谭祥注意气候情况,保重身体^[41]。

1932年5月28日晚,陈诚写道:“我苦吾妹矣,望注意身体,不以我为念为要。读书习字固消遣之好法子,但不可读太多,以伤脑筋也。又替我做衣服,感谢感谢……天气炎热,除至公园散步外,盼勿多出为要。前日闻(陈)双慧说妇幼医院甚好,并有空房,妹不妨搬至医院去住。既可在该医院之花园散步,复可与黄院长谈天,并闻何夫人(王文湘)亦常住。如此妹在彼处住,自较舒适,可减寂寞,对于身体不无裨益也。你发脾气倒是小事,你的饭量增加,倒是问题。”^[42]对于妊娠期的谭祥,陈诚叮嘱她书不可读太久,要经常到

公园散步,多与何应钦夫人王文湘等人聊天散心,增加饭量等等。9月19日,陈诚到商务印书馆,购买胎产须知一本,寄给谭祥。并叮嘱谭祥静心养胎^[43]。

1932年10月30日,陈诚在船上:“想及妹之送别,大有死生契阔之感。岂真戎马仓皇中远行,未易作生远想也。尤以回忆由牯岭回吉,飞机出险时为甚。曼意妹,我真误你矣。我实无以自慰,并慰吾妹也。然已有美美,妹当稍觉有以自慰。然此非不祥之兆,实我自愧之语也,妹其能恕我乎。妹坐月将落至明年一月九日,计期尚有两月之久,未悉妹能来赣否。如来请先电示,以便收拾住屋。我极盼妹来,以减妹之寂寞也”^[44]。信中书写着陈诚对谭祥的依恋和关怀之情。此时的谭祥,身怀六甲,离预产期还有二个月左右。

1933年1月,陈诚与谭祥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诞生,谭祥上海坐月子,陈诚在江西赣州“剿共”。26日,陈诚写道:“实因近来天气不好,不便叫妹来赣,尤以小孩衣服洗晒之不便,确暂住在沪为安。待天气稍佳当即电妹,届时我定赴沪相迎也,盼勿专以此为念为要。”^[45]

第一个小孩诞生后半年不到,谭祥再次怀孕。1933年6月16日,谭祥致信陈诚,提及妊娠反应:“我这两天早晨都作吐,白木耳吐了一半,今天睡了一上午,说不出的不舒服,先前饭一天几碗,现在见了就讨厌。每天吃米粉也吃不多,一点精神都没有了”^[46]。6月18日,谭祥致信陈诚:“我这两天几乎都躺在床上,自然三学(觉)得很难受。我想你应当也能够想得到我的情

形,因为在吉安的时候你看见过的。我极难受时,两眼呆望着天花板,甚么人都没有。一想到这样情形要支持几个月下去,心里就恨。幸亏这几天不十分热,躺在床上稍好,不然更不得了。有了病的人,才知道没有病的时候之舒服。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耐下去。^[47]谭祥对夫君诉说妊娠期的痛苦,却也显得柔情细嫩。

对此,陈诚回复:“妹之有孕无疑,妹确苦矣。然比之(谭)伯羽夫妇及梧生(吴奇伟)夫人等,当可得无限安慰也。我固时离吾妹,然心未尝一刻离汝。现有美美自可取乐,好在此病有一定时间可计,惟身体稍弱,极堪注意耳。但亦不必以此为虑,徒伤精神,待秋凉后,多吃补品可也。^[48]显然,陈诚对女性妊娠期的反应非常了解,对妻子温柔体贴,希望谭祥能静心调养。

得知妻子再次怀孕,陈诚对谭祥极为关切。1933年6月24日,陈诚致谭祥,“你这两天如何?有没有好些,甚以为念。如在可能范围,还是早上山为妥。(陈)双慧等已上山否,能否与妹一齐上山。山上房子有无先派人去打理,最好先去一人,以免到时脚忙手乱^[49]。陈诚叮嘱谭祥与其小姑一同上山,提前做好待产准备。然而很不幸运,谭祥第二次怀孕后约半年时间,因身体状况诸原因小产。得知消息后,陈诚致谭祥,叮嘱她待病好之后再服补品,效果更好^[50]。

1933年12月2日,谭祥小产即将满月,陈诚再次致信谭祥:“再过三天你就满月了,我正在等你的信呢。回忆前年此时,

妹还在租房子买东西,房子固未住过,东西也绝少常用,但结婚不觉快要再(过)两周年了。假使此孩不小产,再过两月我又要重加担负。幸而小产,我倒减轻担负不少,妹也免了许多麻烦。所以此次妹小产,身体无恙,我实在高兴与快活,我希望妹妹也作如此想。给你一个吻,并祝你日胖,并祝美美好。^[51]陈诚在信中,以小产能相对减轻家庭负担安慰谭祥失子之痛,减轻谭祥的思想负担。

婚后,谭祥持家有方,尊敬婆婆。谭祥为陈诚孕有四子二女,承担起相夫教子及奉养公婆的责任。由于陈诚“军书旁午,不遑宁处”,谭祥“持家课子,对人慈淑,内外井然”,有评论说:“辞修先生得以尽心国事,后顾之忧,夫人有以致之也。^[52]此语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四、社会政治角色

谭祥除了扮演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还经常与宋美龄和其他国民政府政要夫人一起参加伤兵慰兵等活动。

抗战时期,担任重要军政职务的陈诚,“身膺重寄,艰困备尝,任历各军政要职中,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拱卫战时陪都重庆,职责最为繁重。鄂西地瘠民贫,加之战时物资缺乏,军民生活至为艰苦,辞修先生治军从政,素以廉洁著称^[53]。而谭祥“蒿目时艰,俭朴自持。迎养辞修先生宣堂洪太夫人,克尽孝道。同时结合僚属女眷,慰劳伤患,遇有急难,乐予调恤济助,军民怀

德,口碑载道”^[54]。抗战时期,谭祥能够孝敬长辈,养育子女,也能适当参加战时妇女工作。

抗战时期,谭祥先后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内担任常务委员、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长、政治部妇女工作队队长、东北区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谭祥对妇女慰劳工作,极为尽心。早在1933年,谭祥就曾参与慰劳。1933年5月11日,陈诚致信谭祥:“今日看见妹冒雨慰劳伤兵”,心中颇有所感:“听说妹等还要到抚州来慰劳伤兵是不是?如果要来,请你穿平底布鞋,因为抚州的道路还比不上南昌。”^[55]早在国共内战时,谭祥就曾与战时慰劳工作。

抗日战争,大量军民参军,甚至为之英勇牺牲,抗属极需受到关心。1939年6月23日,时任军政部妇女工作队队长谭祥曾为抗属事宜,致电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的刘峙:“敝队在蒋夫人领导下,参加一部份协助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之工作,因知江北方面多数抗属均极贫苦,仅恃十指为人缝纫浆洗以资存活,值兹当局积极疏散人口之际,欲继续居住,则限于资格不能领取居住证,欲迁又无余力,另发新住处且恐更换一新环境后,人地生疏、生计问题势难解决,以是居住两难。多有来敝队涕泣请求救济者,祥等见此情形深觉可悯,素仰麾下爱民如子,且又最能怜念此等抗敌军人之家属,倘知其确有不能迁地之苦衷者,必能曲予于原,准其领取居住证,续在原地留居,以安生业,乃托辞修部长代向麾下请求,已

蒙慨允不胜感激,谨将调查所得填造分区名册一本,随函附呈至希敬存,并祈仿属按户照发居住证一份,以慰‘抗属’等殷殷之望则感荷隆谊,不仅受惠诸人已也,揣此布达祇请崇安。”^[56]谭祥因感于重庆市江北抗敌军人眷属生活艰苦,请陈诚代向刘峙请示,准许江北抗属领取居住证,留在原地居住。由此,可见谭祥对于妇女新运工作,尽心为之。

迁台后,谭祥曾担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护士学会五届名誉副会长、中国女童子军总会副会长、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国军眷属住宅筹建委员会委员、“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行政院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57]。谭祥陪同宋美龄参与了各项社会服务工作。如1956年10月25日,宋美龄、谭祥与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会员合影^[58]。1956年8月19日,宋美龄、谭祥接见香港台湾地区影星^[59]。1956年11月8日,宋美龄、谭祥等人陪同美国记者布朗夫妇欣赏惠幼托儿所表演^[60]。1956年11月24日,宋美龄、谭祥偕回国祝寿侨团欣赏表演^[61]。1957年1月23日,谭祥参加由宋美龄主持的美国胜家公司捐赠缝纫机剪彩启用仪式^[62]。1957年6月25日,宋美龄、谭祥巡视板桥军眷住宅^[63]。

1958年4月23日,宋美龄、谭祥陪同美国记者参观板桥妇联一村^[64]。1959年11月26日,宋美龄、谭祥与影剧公会代表合影^[65]。1962年7月31日,谭祥参加宋美龄主持救济大陆逃往香港难胞会议^[66]。1963年4月15日,谭祥出席宋美龄举行的

款待妇女代表的游园茶会^[67]。1967年4月17日,宋美龄、谭祥等人出席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总会十七周年会庆^[68]。1971年10月9日,宋美龄、谭祥接见参加国庆节劳军团之各国外宾^[69]。1959年10月9日,宋美龄、谭祥等人巡视基隆海军医院^[70]。从谭祥出席并参加的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可知到台湾后,谭祥积极配合宋美龄从事各项妇女工作,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尽心协助宋美龄服务社会。

五、结语

陈诚与谭祥自1931年初经蒋宋介绍见面后,一见倾心,互生爱慕,很快即订婚,并于一年后结缡。陈谭结合后,陈诚虽军务繁忙,但仍心念妻子,对谭祥关怀备至。谭祥尽力做好家内事务,养育儿女,孝敬婆婆,持家有方,堪称陈诚之贤内助。1963年1月31日为谭祥五十九岁生日,陈诚以艾绿图章刻“仁而爱人”赠她作为纪念,并认为谭诚“当受之无愧”。“仁而爱人”可谓陈诚对自己妻子的最高评价。

陈诚对于谭祥的内助之功,有充分的体认。1963年2月3日,陈诚给女儿陈平的信中说:“我时常想,我们有一美满的家,不能不归之于姆妈。她对汝祖母极孝顺,对你们兄弟姐妹负了管教的责任,使我无内顾之忧,而得安心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尤其姆妈对于亲友,无分富贵贫贱,均能一视同仁。”^[71]陈诚对谭祥养儿奉母的责任,十分珍重感激。

陈诚多次在信中提到谭祥对教育

子女所尽到的责任。1963年2月9日,陈诚在给陈履碚的信中又写道:“当你们兄弟姐妹在家,一切管教均是姆妈之功。”^[72]1963年2月3日,陈诚在写给女儿陈幸、女婿余传韬的信中,对谭祥在家庭内的责任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我时常想,我们家里如果不是姆妈,你们兄弟姐妹能否出国深造也成问题。因我一向无积蓄,自结婚之后,家中有姆妈主持,你们有姆妈管教,使我无内顾之忧,得以安心从事革命,而且汝母对汝祖母极孝顺,使我更为安心。汝母自己极节俭,并时刻为你们兄弟姐妹们前途打算。我以为你们兄弟姐妹能出国深造,固然你们能自爱,但汝母的关系实为最大因素,也是我最大的安慰。”^[73]

透过陈诚家书平直的语言,可知陈谭婚后感情甚笃。多年来,谭祥对陈诚无私付出和支持,而陈诚对谭祥亦多珍惜。陈诚戎马倥偬,无暇顾家,谭祥相夫教子、敬老爱幼,深受陈诚敬重,两人情真意切。在做好家内之外,谭祥还追随宋美龄,从事妇女慰劳和战时妇女等工作。由于谭祥接受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与陈诚结缡后,谭祥既能做好贤内助的本分,深得陈诚的敬重,也能服务社会,参加战时妇女工作,深受军民的尊敬。//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项目批准号13CZS036;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民族救亡与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女性精英群体研究(1936-1945)》,项目批准号13XSY16)

注释：

[1] 谭延闿，清末翰林，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

[2][3][52][53][54]《陈母谭祥太夫人行谊》，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008-010405-00001-004-001x。

[4] 黎叔平：《宋美龄与谭祥》，载《世纪》1996年第5期。

[5]《爱记》第83页，1931年1月26日，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3][34][35][36][37][41][42][43][44][45][46][47][48][49][50][51][55] 陈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55、3、7、7-8、11、25、55、55、56、73、76、80、83、71-72、72、71-72、76、85、98、99-100、101、109、109、143、270、271-272、347、148、148、149、177、181-182、204、226、228、225、230、244、245、123页，1931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7] 孙宅巍：《陈诚别传》第79-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称谭延闿曾认宋美龄为干妹，谭祥为宋美龄之干女儿，谭延闿曾为蒋介石联姻作“月老”，亦曾嘱托蒋介石、宋美龄为其择婿。作者认为陈谭之婚姻即蒋介石和宋美龄做媒，是政治婚姻。

[31]《青田文史资料第3辑·陈诚专辑》第110页，青田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88年6月。

[32]《陈诚先生年谱简编》，载自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第213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年版。

[38][39][40][71][72][73] 陈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587、591、591、636、647、647页，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56]《关于申请发给新生活妇女工作队政治部队抗敌人眷属居住证的函、训令》（1939年6月23日），重庆市档案馆

馆藏重庆市政府档案，档号：0053-0009-00012-0000-008。

[57]《第一届立法委员名鑑》，台北国史馆馆藏个人史料，入藏号：1280009110001A。

[58]《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0-209。

[59]《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0-117。

[60]《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0-260。

[61]《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1-040。

[62]《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1-073。

[63]《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1-185。

[64]《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3-052；典藏号：002-050113-00013-053。

[65]《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3-288。

[66]《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十五）》，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入藏号：002000000178P；典藏号：002-050113-00016-266。

[67]《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7-099。

[68]《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19-129。

[69]《蒋夫人照片资料辑集（二十一）》，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入藏号：002000000184P；典藏号：002-050113-00022-085。

[70]《蒋夫人宋美龄辑集》，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50113-00029-281。